



美丽童年

国际儿童小说书系

Beautiful Childhood
Stories of Growing Up

十四岁的旅行

【意大利】圭多·斯加尔多利 著 张密 译



朋友 是知道你的一切
却仍然喜欢你的人

—— E.HOBBARD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美丽童年

国际儿童小说书系

Beautiful Childhood
Stories of Growing Up

ENZO
十四岁的旅行

〔意大利〕圭多·斯加尔多利 著 张密 译



江苏凤凰
少年儿童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四岁的旅行 / (意) 圭多·斯加尔多利著; 张密译. — 南京: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6

(美丽童年国际儿童小说书系)

书名原文: In or Out

ISBN 978-7-5584-0863-2

I. ①十… II. ①圭… ②张… III. ①儿童小说—中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3041 号

Original title: O Sei Dentro O Sei Fuori

Written by Guido Sgardoli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Phoenix Juvenile and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Ltd

Arranged with Niu Niu Culture and Book On a Tre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美丽童年国际儿童小说书系——十四岁的旅行

策 划	余江涛
著 者	【意大利】圭多·斯加尔多利 (Guido Sgardoli)
责任编辑	王泳波 吴小红 窦 康
封面绘画	白弯弯
装帧设计	李 璐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40 毫米 · 1/32
印 张	9.5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84-0863-2
定 价	2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



目录

2001 年夏	流沙	001
2009 年夏	游泳	003
生命是生命，物种是物种		013
异样的豌豆		030
预警的背包		036
冰川时代		041
一通电话		044
小饼与秘密		051
在发射台上		066
观点		073
抓住瞬间		084
尼日利亚爵士乐		091
关机		101
不可预见的旅行		104

拦车	113
令人意外的小爷爷	122
进一步的托恩指数	127
树林里的咆哮	131
一个气人的情况	135
挡路的鹅	142
社交圈	151
有诗意的欧洲鳗	155
社交圈里的朋友们	161
充电的问题	170
肾上腺素	178
自行车	185
告别	191
墓地冥想	196

泰坦尼克号	206
魔鬼桥	215
最后的野餐	221
危机中的男人	230
考奇思的演出	238
开和关	244
鹏哥的身份	250
未来	254
棚屋	260
夜里	263
地里的圈圈	264
假期的快照	271
码头	276
终结流沙	282
重返易杰阿	286
回家	291



2001 年夏 流沙



“快走！咱们快离开这儿！如果它抓住咱们，会把咱们都撕得稀巴烂的！”

“快跑，弗朗克！跑啊！”

“它就要追上我们了！”

“那是什么狗啊？”

“是马里奥的狗！一只凶残的大狗！”

“走啊，走啊！”

“到地里去！到地里去！”

“跳，弗朗克！跳啊，不然你会掉进流沙里！”

“我不知道行不行……”

“动起来啊，不然我就把你留这儿了！”

“弗朗克！加布里！你们还在磨蹭什么呢！”

“这就来……快，跳啊！”

“我不知道……”

“它追上来了！你明白吗？”

“我害怕……”

“那是你的事儿，我可不想被咬得血肉模糊！”

“加布里！加布里！你等等我，加布里！好，我跳……跳……我沉下去了！加布里，我沉下去了！我在往下陷，加布里！加布里！”

“抓住我的手，快点儿！”

“加布里！”

“我不会把你留在这里的……”

很多年后，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加布里·斯皮嘉，我最好的朋友，傲慢地把她瘦弱的肩膀探过来，尽管很危险，但还是向我伸出手，镇静地对我说：“我不会把你留在这里的，我也不能把你留在这里。”

那是我们的友谊真正的开始。

2009 年夏 游泳



夏天的博洛尼亚是一片冒着热气的低洼之地，潮湿、空气凝滞。天空没有色彩，也没有一丝清风吹走令人窒息的闷热。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造成的。也许是因为夹在波河平原和亚平宁山脉之间，就像被勒住了脖子，透不过气。可怜的城市！但我并不关心这个。天气太热的时候，我就干脆把自己泡进水里。不是海，因为博洛尼亚不临海。是游泳池。要不就骑着小型摩托车，带着加布里去卡瓦

瑶尼。倒不是说那儿更凉快，只是在山坡上，你总会感觉凉快些。有人说，热和冷纯属心理问题，就像年龄一样，只要不去想它，问题就会自行消失。我父亲认为，碎片哲学是我们社会的弊端之一，应当要与之对抗，因为它没什么用。没错，人都长着大脑，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会使用大脑。而我父亲，阿里斯蒂德·罗斯米尼，刚好是个看问题黑白分明的人。

早上八点，我浑身汗淋淋地从梦中醒来，像在水下憋气憋了太久一般，那滋味让我久久不快。我说不清那个梦是好是坏，因为根本不记得了。只是嘴里干干的苦苦的，心跳大大超出平常。空气凝固了，停滞着，我几乎能识别出构成空气的那些分子，它们都是静止不动的。

我坐起身来，看看四周，就好像第一次看见我的房间。我边看边想，假如我是个居无定所的人，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睡到我的床上——在这种情况下就不是我的，而是另外一个人的床上，醒来突然想不起自己究竟在哪里，我会觉得房间大体上还算整齐。我

得恭维一下房间的主人，也就是我，很可能还要真心地表示钦佩。没错，我喜欢秩序井然，喜欢每件物品都待在它该待的地方。任何东西都该有自己的位置。我相信，从某个角度来说，我是个能让很多母亲都感到自豪的孩子。

我下了床，脚掌触到地板，一阵凉意瞬间刺激了我。渐渐地，梦游造成的迷茫神情让位给了我的习惯表情，心跳放慢了，口中也湿润了。那个梦，不管是好是坏，已经过去，属于梦中的世界。而我面前的是现实。

我穿着裤衩，站在房间的中央。我记得，我在睡觉前让窗户半掩着，好让凉意进来些。可它现在却大开着，活像一张哑巴的大嘴，呼出了灼热的空气。我迈着犹豫的步子，走过去关上窗户，也没有看一眼外面的天气如何。反正在博洛尼亚，夏天都是一个样儿。

“把窗户打开，透透气。”我父亲，阿里斯蒂德·罗斯米尼，几乎是命令着说，像幽灵一般穿过走廊。可透进来的能是什么空气啊？我真想反问他。

他扣着袖口的扣子，把套在脖子上的领

带像活结一样拉紧。他身上穿着西服，是那种有三枚扣子的高级西服，居然也不出汗。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也许人一长大，有了工作，有了责任——就像我父亲一样，他是总经理——就会启动一个控制出汗的系统。也许，就像我母亲说的，这是荷尔蒙的问题。我母亲认为一切都是荷尔蒙的问题。而据我所知，我脸上的小疖子才是唯一跟荷尔蒙有关的问题。

“你今天最好能做点儿什么好事情。”阿里斯蒂德一边敷衍地吻了吻他妻子的额头，一边威胁着说，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

我心里回答说，我要去游泳，在解放路上的游泳池游上七十个来回，然后去看我的加布里。也许我们会去游戏室，去双塔下面的台球厅，或者在市中心街道上四处溜达，逛一家音乐商店，去马斯卡莱拉门的纳塔利诺那儿，花一块五毛钱¹喝薄荷水，要是其他人就得花上两块钱。然后到我家，当然还

1 文中使用的货币都是欧元。



是无所事事。有时候，我觉得这才是我最擅长的事。我们或许还会去赞伯尼路看看大学里在做什么，那里尽是一些奇特的人，和加布里很像，但又不一样。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好事。对于我父亲来说，可能不算。但夏天在博洛尼亚能干什么呢？学校结课两个星期了，可放假的事还提都没提过。等到八月份，家人就要打发我去法国的一家寄宿学校，我得在那里学习法语。我们家在易杰阿马利纳海边有一间公寓，除了星期天，整个学期都锁着等发霉。这基本有两个原因：第一，阿里斯蒂德·罗斯米尼几乎从不休假，而且他憎恨大海；第二，妈妈最近对我们做什么、去哪里都不感兴趣，我把时间分成“关”和“开”两种，现在她处在前者中。

我走进厨房时，妈妈看上去处于“关”的状态已经很久了。如果她脖子后面有个开关，我一定要使劲按一按，看看我能不能打“开”它。

“吃早饭吗？”她问。

我觉得怎么回答都行，因为不管我说什么，她都会淡淡地回答：“好吧，我就在那边，

需要时你能找到我。”

总有一天我会做点出格的事。我敢打赌，不管我做什么，她都不会发现。

我母亲说的“那边”是一个地方，那里有电视。所以可以是客厅，也可以是卧室。或者是厨房，但现在厨房里有我，“那边”就肯定是别的地方。电视里有男男女女，有聊天和广告，还有一大堆她感兴趣的其他东西。她能对着那家伙，在任何一个“那边”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那是催眠药，至少对她是。她也会出门，总是和她的女友——威尔玛一起。但无论是去购物还是去美发店，去喝咖啡还是去做任何其他事情，在我看来，都只是电视节目与电视节目之间一次短暂而令人厌烦的休息。

我在心里问她：干吗不在“这边”多待一会儿啊？

天太热，什么也吃不下。我只喝了一杯果汁，就回到自己的房间，依次套上泳衣、短裤、背心、凉鞋，拿起床底下的袋子下楼了。

走出门口时，我朝静悄悄的家里喊了一声：“我走了！”

我能把我的小摩托骑到油箱见底，但不至于让它发动不起来。我上了索菲利诺路，排气管像气喘病人似的呼哧个不停。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废气味、餐厅做饭的烟味以及大蒜混合番茄牛肉酱的味儿。在这种大热天的早上，没有比闻到这些更糟的了。

我叫弗朗克，弗朗克·罗斯米尼，但大伙儿都喜欢叫我弗朗茨。也许是因为我有一种含含糊糊的条顿人¹外表，或者是弗朗茨比弗朗克叫起来更亲昵、更好听。要知道，我的德国范儿都在短短的（因为游泳）金色头发（源自我母亲）里，而且我个子挺高（像我父亲），肌肉发达（还是因为游泳）。这一切都让我看起来很像北方人。但那不是真的。我是艾米利亚人，跟爸爸妈妈一样。

我喜欢游泳。但我的大部分朋友都憎恶游泳，他们说那是一种最烦人的运动，反反复复，反反复复，自始至终脑袋都埋在水里，没法聊天。可我喜欢游泳恰恰是因为这点。

我喜欢把头埋在水面之下，所有声音一

1 古代日耳曼人的一个分支。后世也以条顿人直接称呼德国人。